

60

農業社會的動物觀

書報攤

插畫
王春子



《被遺忘的動物們》

太田康介 著
行人／出版



《完美的和諧》

羅傑·卡拉斯 著
天下文化／出版



《文化的解釋》

克利福德·格爾茲 著
上海人民／出版

「動物」對還未受現代化侵襲的傳統社會來說到底是什麼？是食物的來源、生活伴侶的關係、抑或是一種文化象徵的意涵？我想答案是以上皆是。例如，曾經豬隻密度居全球之冠而享有「豬島」之稱的臺灣，為什麼會花那麼多精神與時間將神豬照養的過度肥碩，目的並非是為了高價賣出，而是為了分享與祭神呢？或是，在許多日常用語或民間故事中，豬總是脫離不了懶惰、貪吃、驚鈍等這些負面指涉。但在所有馴化的家畜中，又以豬在回歸野外之後最容易以及最迅速恢復野性，體格變壯並長出濃密毛髮與獠牙，因此也不怪乎歐洲的許多家徽或紋章是以豬為圖案，表示勇猛及萬夫莫敵。例如英格蘭王查理三世的徽章是兩頭豬拱衛著盾牌，而蘇格蘭亞蓋公爵的徽章上，豬頭像置於圖案上方，顯示了豬的尊嚴。

另外，儘管法國身為牛肉與乳製品的出口大國，但人類學家莫斯發現，在現今的法國鄉村中，牛仍被視為是家庭成員的一份子，而非商品而已，因此在交易牲畜的過程中會有許多

儀式，就像是人類在嫁女兒時會有許多儀式，目的是為了要賣出的動物忘記牠們原來的主人，不要再跑回去找主人。例如，農夫會在牲口的棚子門樑標上一個十字架，並用手抓起鹽來餵牛吃，有一些地方還會用一片塗滿奶油的麵包繞著廚房掛鍋用的鐵環三圈，然後再用右手拿著餵牛吃，或是拍一下賣出的羊或牛一下，以表示讓牠們與飼主分開了。

不只是豬或牛，臺灣人類學家還發現，對噶瑪蘭人來說，鹿皮及醃製的鹿肉是被作為交換物，以跟荷蘭、西班牙人、漢人或日本人交換米鹽、武器、工具、布或瑪瑙珠等，或是作為納貢及贖罪代價品。但野鹿的價值不僅如此，牠們還具備了儀式象徵上的交換價值，以及成為人際關係網絡建構的載體之一。例如，男人等到年老死亡時，在家人為他準備的招魂儀式中，得幫他準備獵具。而儀式最後，在其回來的靈魂暫時棲息的水盆裡，噶瑪蘭人期待這個男性亡者可能會留下動物的毛（如鹿、羌、山豬），在倒水時男性家屬會圍過去爭搶這個毛。對噶瑪蘭

馬克

不是在買菜的路上，就是在前往圖書館的途中。
經常來往的地點，造就他的最大夢想不是開一家
館子，就是當書報攤主人。廚藝尚待努力，摸摸鼻
子先從紙上書報攤做起。

人而言，這表示拿到毛的男性親戚，來年上山放陷阱一定會有獲。也就是噶瑪蘭人期待男人能帶來好吃的山產獵物。

除此之外，在噶瑪蘭人日常生活中，公雞是被當成一種祭祖儀式的祭品，一種暴力宰殺的對象，而母雞則意喻著母雞帶小雞的多產意象。當母雞在下雨天啼叫時，他們相信它能有制止打雷的效用，根據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調查，噶瑪蘭人賦予母雞特殊的力量，如同女人創造生命的力量，希望她能制止大自然毀壞的力量，解救人的生命。

但在另一個國度中，公雞的地位可就完全翻轉過來了。對已故的人類學家格爾茲來說，在他著名的鬥雞研究中，峇里島的男人與他們公雞之間的心理認同是無庸置疑的，而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更是明顯，只要你看到一群峇里島男人無所事事地蹲在社區的某一屋簷下或路邊，他們有一半或者更多人手裡都會有一隻公雞，他們把它放在兩腿中間，使其輕柔地上下彈跳以增加其腿部力量。也會不時地把其他人的公雞加以擺弄一番，但通常是繞行過去蹲在它的後面，而不是直接走到公雞的面前，好像它僅僅就是一個動物。

不僅如此，男人花大量的時間修飾、餵養與談論牠們，是以一種著迷般的讚美和夢幻似的自我專注的眼光凝視著牠們。鬥雞被養在柳條籠子裡，經常被來回移動以保持最適當的陽光與陰涼的平衡。牠們被餵以特殊的食物，雖然每個飼主有個人的理論，但都是以玉米為主，這些玉米經過篩選去除雜質，比給人吃的做的還要仔細，然後一粒一粒的餵給這些鬥雞們。給牠們洗澡同樣要經過儀式性的準備，就像給嬰兒洗澡一樣，用溫熱的水加入草藥、花朵、蔥頭，對獲獎的公雞會經常這樣給牠

洗澡。牠們的雞冠被精心的修剪，全身的羽毛也經過仔細梳理，牠們的腿也經過按摩，人們經常眯著眼睛像鑽石商人般檢查牠們是否有弱點。

然而，往往只有在社會遭逢劇變的過程中，我們才會重新省思「動物」對我們人類的多重意義。在福島核災之後，攝影師太田康介深入現場，找尋被迫或無辜被滯留的動物們，我們可以看到長時間經馴化的貓狗，頓時間活在沒有人類陪伴的生活空間中，會是多麼的無助。有些動物癡情的等待屋主回來找牠們，也有些忠心的貓狗相互扶持、保衛家園。但也有些令人心碎的場景，以圈養為主的雞、豬、牛，牠們的命運可就沒那麼幸運了，一旦沒有了人類，牠們的命運或許就是默默等待死亡。

作為一種文化象徵，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豬的中華文化、沒有牛的印度文化、或是沒有駱駝的中東文化。作為一種生活伴侶，我們也無法想像，一個沒有雪橇犬的北極圈社會、沒有獵犬的狩獵經濟、或是沒有豬鼻子的松露採集。卡拉斯在《完美的和諧》提到，我們人類是文化、歷史和種種事件的產物，由於動物提供肉源、乳品、衣著，擔任坐騎，甚至擔任馱獸，一切才可能發生。長久以來，牠們一直是我們文化和知識演進上的忠實夥伴，其重要性僅次於我們自己的大腦。人類和動物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密，最後無法脫離彼此，這種關係在我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遠超過人類巧妙的心靈所能夠想像的。■